



織線的靜謐對話—— 「紋飾巧語」展的閱讀方式

■ 黃韻如

2025 年是值得紀念的一年。這一年，故宮走過百年風華，見證無數文明的交流與沉澱；同時，南院也迎來十載耕耘的里程碑，承载著向世界展現華夏與亞洲藝術的使命。百年與十年，在時光交錯的軌跡中交響，既是歷史的厚重回望，也是未來的嶄新啟程。今年的尾聲，南部院區推出「紋飾巧語——織線的靜謐對話」織品文物展，本次以紋飾為題，精選院藏織品菁華並向友館國立歷史博物館、國立臺灣博物館商借精彩展品，成就一場深入的交流對話。

織物裡的故事悄悄展開

紋飾巧語，是一場觀看與傾聽的練習。這個展覽邀請我們閱讀那些無字的語言——藏於布紋之間的文化記憶、歷史回音與情感投影。在這些由織線編成的紋飾，藏著對話的片段，等待被凝視與重新解讀。

紋飾以自然界的形象作為靈感來源，「自然與生命」如花草樹木、飛禽走獸、山川雲海等，將這些所見所感織入布上，化作鮮活的圖案，展現生生不息的自然意象與對生命的讚頌。而這些紋樣常蘊含著人們對自然力量的崇敬與依賴，也反映了不同文化對生命循環與天地萬物的理解。

隨著時間的積累與沉澱之後，紋飾逐漸發展成「文化與符號」的象徵，從歷史與信仰提煉出了紋飾的語彙，這些圖形往往是簡約的線條中隱含文明深層的脈動。非寫實性的幾何與符號紋樣記錄著信仰與秩序，常作為護身圖騰或族群標記，在裝飾之外，它們更承載著人類精神與文化的表達。

本展企圖在上述兩個脈絡之下，在眾多的織品紋飾中，循著縷縷絲線，勾勒出藝術與文化相互交織的紋飾主題。願我們能在這靜謐之中，聽見來自織物深處的語言。

一、華美神聖的孔雀紋飾

展覽最初的焦點是十八世紀晚期至十九世紀早期印度〈生命之樹紋繪染掛飾〉（見刊頭圖），作為南院的明星藏品，特別在本院百週年慶中一同展出，這件繪染掛飾是故宮南部院區籌備初期的重要購藏，也是宣傳重點，因其生命之樹及孔雀紋飾的華麗構圖，象徵生機繁榮的美好寓意。孔雀以絢麗尾羽與昂然姿態，自古在多地文化中承載吉祥與繁盛意涵。在中國，孔雀常與牡丹相配，象徵富貴華榮；在印度，孔雀為神祇的坐騎，代表愛、美與神聖力量；於東南亞亦作為尊榮與華美的象徵，廣見於服飾與器物。孔雀紋飾是跨地域的視覺語彙，承載人們對繁盛與美好生活的期盼。

白棉繪染掛飾（圖1），描繪印度教神祇、人物與神獸，原用於寺廟儀式。中央矛形器象



圖1 19世紀初期 斯里蘭卡 白地孔雀蛇紋繪染掛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織 000052



圖 2 20 世紀早期 印尼 綠地孔雀花卉紋織金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0367



圖 3 民國早期 百鳥朝鳳繡畫 © 國立歷史博物館藏 88-00124



圖4 明末清初 藍地串枝牡丹紋閃緞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1409

徵濕婆神之子斯坎達（Skanda），其坐騎孔雀展羽如光環，左右侍立人物手持傘蓋與拂塵，姿態恭敬。四角神獸昂首張爪，守護神域，邊框飾以卷草花葉紋。¹全幅以紅、紫色調為主，運用濃淡層次營造明暗與肌理變化，筆觸細膩，展現南印度宗教藝術的莊嚴與華麗。

印尼的綠地織金布（圖2）以孔雀與花卉交替排列，形成規整而富節奏的紋飾。孔雀展尾，以金線織出羽尾層次，亮麗光澤；間飾折枝花卉，使構圖飽滿均衡。孔雀在印尼文化中象徵尊貴與吉祥，此類織金布常用於禮儀或婚嫁。

中國繡品（圖3）則以不同的方式呈現，構圖中央以孔雀與牡丹為軸，左右花卉與鳥禽皆向中心匯聚，形成百鳥朝鳳的祥瑞圖象。畫面集四時花卉與各種鳥類於一體，構圖繁而不亂，

色調清雅柔和。繡絲分劈均勻細膩，針法變化自如且極見匠心，鳥羽刻畫逼真靈動，花葉轉折自然流暢，生氣盎然。整體繡作渾然天成，不見針跡，展現傳統刺繡在技藝與寓意上的圓熟與雅致。²

二、富貴吉祥的牡丹紋飾

富貴吉祥的牡丹是亞洲常見的紋飾之一，自古被譽為花中之王，象徵雍容、繁盛與盛世氣象。作為經典紋飾，它在服飾、織品與器物上廣泛使用，深受喜愛；由枝葉延展相連而成的纏枝牡丹紋，更成為歷史悠久的裝飾母題，象徵生命綿延與不絕生機，是中國織品中極具代表性的傳統題材。

〈藍地串枝牡丹紋閃緞〉（圖4）是複合編織絲織物，採經緯異色的提花技法，正反面圖



圖5 16～17世紀 朝鮮 井戶茶碗及仕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瓷 000110

案相同而色調相反，呈現精巧視覺變化。紋飾為層層相續的串枝牡丹，寓意富貴繁盛。布邊「清泉余記」方印為織造作坊的識記，可能出自成熟的民間作坊。

纏枝牡丹紋緞布製成的仕覆（包袱袋）（圖5），用於包裹日本茶道的井戶茶碗。據研究，明早期朱檀（1371-1359）墓出土〈纏枝牡丹蓮紋暗花緞〉（圖6），纏枝以圓形環繞主花



圖6 明 纏枝牡丹蓮紋暗花緞 朱檀墓出土 山東省博物館藏 取自
關碧芬，〈明代絲綢的纏枝花卉紋飾——觀唐寅畫韓熙載夜宴圖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378期，2014年9月，頁100，圖7。

是明初期的特徵，³再看院藏仕履，雙枝蔓環繞主花極為相似，足見其保留明早期的構圖神韻，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。日本茶人以明代纏枝牡丹緞，包覆朝鮮井戶茶碗，彰顯出跨越地域的器用實踐與奢華的美學交會。

織品服飾亦常見形式化的牡丹紋，以牡丹為主，融合其它花卉特徵，形成裝飾性風格的寶相花。比如〈黑地牡丹花卉紋錦絨毯〉（圖7），黑絨底上以金線與多色緯線交織，綻放牡丹、寶相花等華麗花卉，四周以夔龍與纏枝蓮紋環繞，構圖莊重，象徵吉祥與富貴。其織造以黑絨為經，以金、白、紫、紅與淺灰五重緯線增添層次，色彩豐富典雅，並由兩幅拼接完成。工藝風格與漳絨添加雲錦技法相應，推估出自江寧織造，展現清代織品的華麗格調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此次展出的國立歷史博物館藏的織錦作品，多件為河南博物院舊藏，包括宋錦、庫緞與妝花緞等，多出自江南織造局或晚清宮廷南運之品，讓人得以窺見傳統絲織工藝的成熟與傳承。⁴

三、瑞慶昌隆的獅戲球紋飾

祥瑞的獅子並非中國原生動物，其形象自西域傳入，融入佛教神獸造型，逐漸形成捲鬃張口的瑞獅樣式。獅戲球作為寓意吉祥的紋飾，自古廣見於織品、服飾、帳幔與禮儀用物，象徵鎮護、慶祥與官運順遂。

大型的獅戲球地毯（圖8）以棉線為毯基、羊毛起絨，主題為「雙獅戲球」紋。獅在中國象徵鎮護與祥瑞，其音近「太師」，寓含官運順遂。主紋間點綴如意雲與雜寶紋，外圍邊飾則以卍字連紋與纏枝牡丹環繞，象徵福壽綿延與富貴繁盛。全毯構圖生動色調和雅，是明代吉祥題材地毯的典型佳作。

相同題材紋飾也出現在《妙法蓮華經》的



圖7 清 黑地牡丹花卉紋錦絨毯 ©國立歷史博物館藏 h0000899



圖8 明 雙獅戲球紋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1401



圖 9 元《妙法蓮華經》浙江刊蘇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佛 000205



圖 10 清 康熙 粉紅地雙獅球路紋宋式錦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宗鳳英主編，《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——明清織繡》，頁 43，圖 43。



圖 11 清 藍地瑞獅戲球紋織金妝花緞 局部 © 國立歷史博物館藏 h0000897

經面（圖 9），雙獅球路紋錦主紋為雙獅戲球，間飾折枝花卉，小圓以聯珠紋為邊飾，中飾六瓣花卉，並在球路行間飾以團花，整體配色沉穩華麗，裝飾效果強烈。其構圖與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清代宋式錦（圖 10）相近，⁵推測本件經面同為清代官辦織造局之作，具有皇家織錦的典雅氣度與工藝水準。

類似的設計在藍椅凳面料（圖 11）則以妝花技法呈現四獅環繞彩球的團形構圖，外圍飾以鯉魚躍水，寓意功名得進；邊框以纏枝牡丹環繞，象徵吉祥瑞慶與家運昌隆。織造中大量使用金線，使紋樣層次清晰，光澤瑰麗。整體構圖嚴謹已趨向形式化的設計，可見傳統宮廷對吉祥寓意與富貴審美的追求。

綜觀數件構圖相似的作品，獅戲球紋飾以充滿生命力的動態構圖與吉祥寓意，在中國織品

藝術中綿延不絕；獅與繡球的互動象徵慶瑞與喜樂，成為文化記憶中重要而持久的視覺符號。

四、規整秩序的幾何紋飾

幾何紋飾以嚴謹構圖與重複節奏見長，展現秩序與美感的平衡。織品紋飾中常見菱紋矩形、連續萬字、水田、團紋與曲水等樣式，或象徵吉祥綿延，或喻示天地調和。這些紋樣亦大量運用於織錦、器物與建築裝飾中，透過規律的線條與結構，體現中國工藝中理性與和諧之美。

清宮藏品常以布料包裹存放，使這些織物隨青銅器、玉器、陶瓷、漆器等同時留存，也讓人得以窺見當時精緻的宮廷織品。覆蓋於御製耕織圖詩墨盒的錦套（圖 12），屬宋式錦系統，⁶紋樣花朵略大，層次清晰立體。紋飾結構繁複，如意、萬字、曲水與連錢等吉祥元素交



圖 12 清 「御製織圖詩墨」盒及明黃地如意花朵幾何紋錦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文 001509



圖 13-1 清 皮雕松紋筆筒及綠地朵花錦地開光夔龍紋錦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雕 000148

織，展現宮廷織造工藝的精妙與規整。綠地朵花夔龍紋錦（圖 13）用於包裹皮雕松紋筆筒，以藍、綠等絲線織成，構圖有六角花朵龜甲紋、團花夔龍紋等幾何紋樣，內裡襯黃緞，並縫有對折繫帶，兼具保護與實用功能。

佛經的經面則展現宮廷織造在宗教用途上的莊嚴與細密。《妙法蓮華經》所紅地八達量紋錦（圖 14），以米字格向八方展開，格中嵌花卉紋樣，寓意四通八達、吉祥安康



圖 13-2 清 綠地朵花錦地開光夔龍紋錦 局部

也反映宮廷雅緻而莊重的審美。

較為難得的是整批布料的太極紋織金錦（圖 15），以藍緞地為底，通體以金線織出太極紋，構圖飽滿整齊，帶有莊重華麗之感。下方織頭可見「任寶泰真庫金」字樣，其中「任寶泰」為織造工坊名，「真庫金」則表示使用金線品質上乘，為金陵地區精良製品的標誌。左側織有「劉海戲金蟾」吉祥紋，寓意財富綿延；右側以花紋圍繞「金陵」二字，展現工藝與寓意交織的特色。

五、祈福納祥的宗教紋飾

宗教圖案在織錦藝術中，不僅展現巧藝，更蘊含祈福納祥之意。神明桌裙常繡以祥獅、麒麟等祥瑞圖像，象徵守護與興旺；搭配佛教法器、雙錢等紋樣，寓意清淨智慧與財富圓滿。此類紋飾交織信仰與審美，展現宗教藝術融入

生活的深厚文化底蘊。

清末盤金繡桌裙（圖 16），以祥獅獻瑞為主要意象。上部繡雙獅戲球，下部則以一隻大獅為中心，周圍環繞小獅、彩球與綬帶，寓有祝福、慶賀之意。獅面形態近似龍首，鬃毛與尾端以金線層層盤繞，有華麗而具節奏的紋理效果。

印尼蠟染桌帷（圖 17）則是旅居印尼的華人在祭祀場合中懸掛於供桌前所用。圖案中央以五獅戲球為主題，間飾佛教法器，四角加以瑞鶴，象徵吉祥與祝福。上方的寶瓶及邊飾中的麒麟、雙錢等紋樣，同樣寓意平安富貴。這類桌帷源於中國南方傳統祭祀用刺繡桌裙，隨移民傳入東南亞，並與當地蠟染工藝結合，呈現海外華人延續傳統又兼容在地文化的風貌。

桌裙在傳統祭祀中懸掛於供桌前，用以營



圖 14 明 《妙法蓮華經》
萬曆三十八年內府泥金
寫繪本 國立故宮博物
院藏 故佛 00033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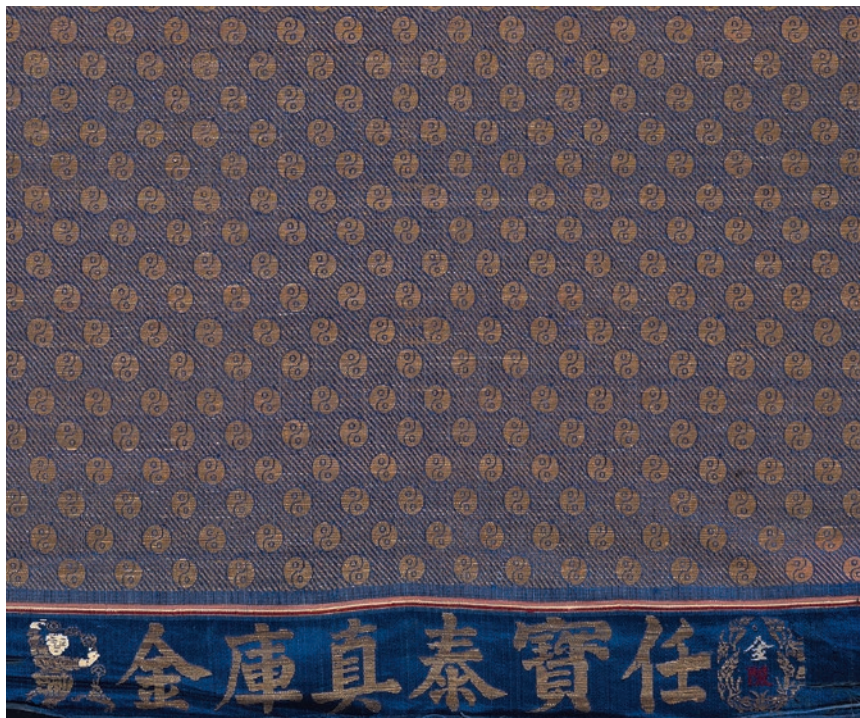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5 清 藍緞地太極紋任寶泰款織金錦 局部 © 國立歷史博物館藏 h0000883



圖 16 清末 紅地祥獅獻瑞彩繡桌裙 © 國立歷史博物館藏 88-00080



紅地祥獅獻瑞彩繡桌裙 局部



圖 17 20 世紀初 印尼 紅地獅戲球蠟染桌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0417



紅地獅戲球蠟染桌帷 局部



圖 18 20 世紀初 男子後敵褲 © 國立臺灣博物館藏 AT000038



圖 19 20 世紀初 木雕蛇紋火藥筒 © 國立臺灣博物館藏 AT003129-018



圖 20 20 世紀初 占卜道具箱 © 國立臺灣博物館藏 AT003186-048

造莊重而喜慶的氛圍。清末民初華人社會常見的禮儀用繡品，不論是刺繡還是蠟染，不變的是紋飾的傳承，且呈現出精巧工藝與禮俗信仰的交織。

六、祖靈化身的百步蛇紋

紋飾與信仰在排灣族文化中緊密相繫，百步蛇象徵著排灣族人的祖靈、貴族血統與權威。相關圖案並非單純的蛇形描繪，而是以菱形鱗紋、盤繞曲線等幾何符號加以抽象化，於貴族服飾、陶壺與家屋雕刻，隨處可見。

後敵褲（圖 18）又稱綁腿褲，⁷是排灣族男子的重要服飾，以黑棉布為主體，褲面綴以菱形、三角形與交叉形等彩繡圖案，象徵百步蛇的花紋，寓意祖靈的守護。器物類如火藥筒（圖 19），用來盛裝火鎗的火藥，於狩獵或出草時由男性佩掛。火藥筒以木雕而成，藥筒塗覆紅漆，造形捲曲蛇身，姿態生動，象徵力量與守護。

而占卜道具箱（圖 20）是女性巫師盛放法器的小箱，由木盒與網袋組成。木盒兩側刻人像、中間以雙頭蛇紋串連，並飾以夜光螺貝片與金屬釘。兩側的半圓形耳為繫掛背繩之用，儀式進行時巫師將其背於身後展現通靈職責與神聖威儀。

裝飾著百步蛇紋的服飾物品，其盤繞守護的形象，寓意祖靈的庇佑與家族地位的尊貴，同時提醒族人敬畏與遵守傳統，已然是精神信仰的象徵，與他們的生活密不可分。

冬季之約

這場以紋飾為線索的織品展覽（圖 21），透過多樣材質與圖像語彙勾勒出清晰而深層的脈絡。期待在這個冬季，觀眾能走進展場，親身體會那些在織物間悄然流動的故事，與每一件作品展開一段深層的心靈對話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南院處



圖 21 「紋飾巧語——織線的靜謐對話」展場照 作者提供

註釋：

1. 林柏亭主編，《探索亞洲——故宮南院首部曲特展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08），頁 64。
2. 本文有關國立歷史博物館藏品包含圖 3、16，參酌該館典藏查詢資訊系統 https://collections.culture.tw/nmh_collectionsweb/Default.aspx（檢索日期：2025 年 12 月 9 日）。
3. 閔碧芳，〈明代絲綢的纏枝花卉紋飾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378 期（2014.9），頁 96-103。
4. 本文有關國立歷史博物館藏品中河南博物院舊藏品，包含圖 7、11、15 皆參考自：戈思明主編，《衣錦榮歸——清代織錦珍品特展》（臺北：國立歷史博物館，2016），頁 105、87、21。
5. 宗鳳英主編，《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——明清織繡》（香港：商務印書館，2005），頁 43。
6. 殷安妮，〈清宮善本織造類裝潢材料管窺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383 期（2015.2），頁 68-75。
7. 本文有關國立臺灣博物館藏品，包含圖 18、19、20 皆參考自該館官網典藏查詢資訊系統 https://collections.culture.tw/ntm_collection_sweb/（檢索日期：2025 年 12 月 9 日）。

參考書目：

1. 宋兆霖主編，《護軺有道——古籍裝潢特展》，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14。
2. 阮衛萍，〈北京故宮藏明代經面錦及其工藝特徵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385 期，2015 年 4 月，頁 104-117。
3. 鍾子寅編，《法華經及其美術》，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22。
4. 本文部分文字摘錄自南院「紋飾巧語——織線的靜謐對話」展覽資訊：<https://south.npm.gov.tw/ExhibitionsDetailC003110.aspx?Cond=7e66badc-b4bf-4fc2-b9f0-4d3937bed3d0&appname=Exhibition3112&State=0>，檢索日期：2025 年 12 月 9 日。